珂雪𧷤前集

珂雪齋前集卷之二十一

公安袁中道著

雜文

莊生內篇爲貝葉前茅暇日取其與西方旨合者以意箋之覺此老牙頰自具禪髓固知南華仙人的是大士分身入流者也作導莊

逍遙遊

人生三界之內百苦交煎號爲愁海其識愈小

則其縛愈甚其見較大則其執較謝若夫拘儒小夫不知天地之大執其小節遂自矜誇此如以蜩鳩笑鵬不知巳之椒目蒜首拳腹而膜翼也小者也至於卓然高視超然遠覽蟬脫塵坌之中置身雲霞之表如列子流皆希有之鳥也大者也夫小大之不相及也久矣而槩云同趣則是身嬰桁楊可與盃酒宴坐者共歡體沉闇壤得與登高而望者較暢豈其然乎然吾所云逍遙者自在也自在者自由也大鵬大也飛必

待風而不自由列子大也行必待風而不自由不自由斯不逍遙也惟乘天地而御六龍者縱心所欲脫然自在豈待假羽毛於羊角借脚勒於飄風乎故知有待而大與大而無待者又不同矣堯舜之于凡民亦有間矣而不免弊弊焉以天下爲事豈若乘雲馭氣之神人不生不死爲自由哉古初以後代有文字皆詳於世相略于玄理仲尼隱而不發老氏發而未暢兼之西方之貝葉未來大雄之消息尚隱人滯有海家

𡗝塵封而大偃蝹起縱譚出世視古今爲一息
目死生如夢幻摸寫物外之神人糠粃域內之
事業沉沉界有始獲出頭之路營營世法都涉
有爲之跡積迷爲之呼回長夜從此而旦而世
間皮相之士不了微言似爰居之駭鍾鼓如嬰
兒之聞雷霆此惠施諸人所以河漢其言也葢
世人之信耳目久矣耳目所及者則信之耳目
所不及者不信也語之以鵬且不信況鵬之上
如釋典所云金翅鳥兩翼相去三百三十六萬

皇昆摩質多其形四倍大於須彌者乎語之以
僊且不信況僊之上又有無量無邊之神通變
化者乎昔會閩中一老儒自言家在海上有魚
從其地過一月始盡曾有一蜈蚣乘潮而至遂
不能去居民割其一爪重五百斤以語北人皆
以爲妄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日及日割取其肉
三四斤日割日生漢人入此國以牛示之以爲
異漢人曰吾國有虫如指大名爲蠶食桑葉爲
人吐絲作衣服外國人亦不信也夫豈惟海上

即此中國彈丸之地尚有種種異事非孰見不能信又安能信界外之事學者拘常乃第一病纔爲常所拘出世之事無小無大皆不能信此乃膏肓之疾雖有扁鵲不能攻治嗟乎虛空之在性海等於針芒界有之在虛空同于毫末閻浮之在界有擬諸微塵四海之在閻浮方之幾微人身之在四海渺于一粟聚沫爲形緣影爲心目光止于百步耳根限于一垣所聞所見所卜度者幾何必欲取信睹記則無常不奇巨鱗

駭于山岻大木熒于海客魏文火布滕脩蝦鬚千古一轍矣倘離其執情疏之格外則十地所不聞不見不信者而大心衆生獨能信之也謂之大心不亦與莊之大鵬大鵾大木大瓠之大同乎哉

齊物論

仰天之嘘孔何言也釋微笑也殆欲忘言矣而乃有槁木死灰之疑是猶欲求之語言内也故以籟微言明言之虛妄無定義耳人之生也都

緣妄識妄有分別鼓動妄氣展轉喉間逼而成聲乃有妄言等一妄耳是非何自而起細味玄言妙合圓頓之教誰謂無礙至理獨出于西方聖人乎哉何者天地之間無一非物身之與心皆物也忻情而言千差萬別以智照之自能冥會故謂物有大小之不齊者戲論也如華嚴毛孔藏刹海芥子包須彌寧有小大則小大齊矣謂物有延促之不齊者戲論也如華嚴以一念項三世畢現過去未來諸佛悉詣道場以本無

三世前後客移乃妄識所持故也則延促齊矣謂物有人我之不齊者戲論也如華嚴佛轉法輪于一衆生身內而衆生現有爲于諸佛身內則人我齊矣謂物有有情無情之不齊者戲論也如華嚴香水河微塵數衆寶樹林出玅音聲說諸如來一切刧中所脩大願一一林中皆名之曰慧以及世間墻壁瓦礫皆說法要成佛道則有情無情齊矣謂物有淨穢之不齊者戲論也如華嚴一一世界海中諸佛出現所有威力

無差別爲衆生劣見說有淨土在于他方乃權
敎故則淨穢齊矣謂物有去來之不齊者戲論
也如華嚴隨緣赴感常處菩提之坐十方國土
悉在其中說法佛身無去無來彼亦不來不去
則去來齊矣謂物有生死之不齊者戲論也如
華嚴莫耶夫人腹中三世諸刼悉于其中顯現
未出母胎度人巳畢王宫示生雙林示寂乃衆
生劣見實無此事則生死齊矣謂物有語嘿之
不齊者戲論也如華嚴語時嘿嘿時說則語嘿

齊矣謂物有聖凡之不齊者戲論也如華嚴善財童子一念成佛迷非無悟非有畢竟無知之人亦無所知之者則聖凡齊矣謂物有一多之不齊者戲論也如華嚴一成一切成一壞一切壞一多交徹則一多齊矣此非獨實有是理亦實有是事故在莊則曰齊物在華嚴則曰事事無礙其實無礙即齊也如此則天下之物皆齊矣而以爲不齊者情使之也累刼之迷結而爲情世人不知聽其播弄認賊爲子于無分別中

爛然分別至有夢中詳夢如儒墨之流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一入其中老死不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如此之流政坐不明耳故曰莫若以明西方聖人首言圓覺達磨東來單提悟門種種行持卜度都無交涉惟求一醒夢後千差萬別醒後一道齊觀是時宗旨未出而大仙固已發明之矣然則何謂明曰知止其所不知至矣種種勝妙自以謂知都不出情量之外除却意根毫無所倚其實意亦根也與塵同也故曰

根塵同源纔有所知四相熾然未離能所必知止其所不知而後謂之天均是天然無異同之處所當休歇之場也必知止其所不知而後謂之天倪倪者微而又微超于耳目意想之外所以調和是非者也必知止其所不知而後謂以非馬喻馬非指喻指不以泥洗泥不以是非破是非不以議論滅議論也必知止其所不知而後謂之覺是眞能知此大夢也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人人只能于知止以有一棲泊倚靠之

處乃能止故知者其棲泊倚靠處也若除却之則空中欲行竿頭進步其誰能止故不知之止非至人不能止也何也以非人所能强止故也至此則無物不齊眞爲無事人也是非何自而起哉

養生主

人之有生都思養之用盡聰明智巧䇿度營謀至于爲名爲利陷于大戮如伯夷如盜跖皆不知養生者也夫養生有主乃是此身之督種種

禍福利害生死下至一飲一啄俱有一提督我者暗中爲主使我一毫取不得捨不得趨不得避不得善養生者知督之權甚重只得拱手聽命緣之以爲常即是養生盡年之妙訣也蓋自其若詔令然一定而不可移則曰命自其非人之所能爲則曰天自其處置已定而物不能用力則曰造物自其極尊無二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則曰主自其管我攝我若士卒之于主帥則曰督其實一也惟人愛此生也過濃謀此生也

過切乃始騁其智力以與督爭欲有所必遂而奔馳于勢不可得意有所欲明而冒犯夫人之必爭內則精搖神憊百苦交煎外則害始禍先大患將至予觀古今利心熾然名根深重之夫未有不相率而趨斧鉞者如飛蛾投火以死爲期大可笑也本欲以名利養生而返以害生何益乎善養生者聽督之自然而我無庸心焉惟其無以生爲也故能處名利之中而超然名利之外無往而不適耳試觀庖丁解牛族庖之刀

皆壞而彼歷久而彌新者此豈有聰明智巧乎哉不過依乎天理因其自然隨彼牛身之有間入我寶刀之無厚居易也不向大軱肯綮上用功至于難爲則又怵焉不行險也庖丁之所以養刀者以聽牛之自然而不以刀與牛爭耳今人養生奔名騖利將一具寶刀使向大軱肯綮上蒿目勞心苦神憊志善養生者固如是乎如右師之介非人也天爲之也旣曰天則無一事不屬天定故寧聽天安命効彼澤雉其飮啄雖

羈而心上快適決不自走樊籠之中以取長戚戚也陶徵士夏日抱饑寒夜無被夕思鷄鳴晨願烏遷至于乞食此其飲啄亦極難矣然其言曰田家豈不苦庚無異患干又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是其胸中何浩浩然暢且適也彭澤公田可以坐而得食彼且以爲樊中急去之矣夫處樊中而神王者不過借外物以克其神愈壯而愈危愈高而愈怖其王也何樂之有譬如火焚而燄始王水壅而波始王酷烈淊湧失

其本體神本静和而王之非其初矣巖居谷飲之士借松石以怡情挫㢘毀方之夫取沈飲以寄傲雖未能圓通大道之旨然離嗜慾之情而以漱流枕石爲樂絕飛揚之意而以韜精埋照爲快所求于世者少所取于已者嗇其心閒放其神安恬猶有近于外身身存清淨恬澹之理故古今棲隱放達之夫多通老易莊列其于養生緣督之旨亦微有見使不知督之當緣則馳求競起亦不能滅其名利之火而享寂寞之樂

也獨有一種譚長生者托言老莊則甚矣其謬督薪我以生而我乃欲長生督予我以死而我欲不死頑悍甚矣是不緣督之尤者此皆世間小夫天上俗仙眈着形骸愛念光影故有此拂命違順之事若子死生之情狀少有所知則知本未常生也生何戀本未嘗死也死何悲幻薪雖有盡而眞火實無窮火本自永何必求永于薪知此則悟人人長生人人不死尚不見有去來之相而哀樂何從而生古之達人委運大化

符到奉行豈不由此哉故秦佚曰帝之懸解曰安時處順皆緣督之意也本言養生而以死而哭者爲妄莊生之養生果在長生乎其首云吾生有涯則已露其微旨矣嗟呼人生在世間幾日耳紛紛名利競爲千年萬年之計多幾年不過一刻耳而羨以爲壽少幾年不過一刻耳而嘆以爲夭世人之妄也久矣夫

人間世

處人間世不易而事暴君尤難世之學士大人

習仁義堯舜之談爭於暴主之前以自賊其身都由名根深重積美於躬以下拂上徒自殺身無益于事故曰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夫子推諉爭之病在于好名可謂洞見至隱夫虛可矣而端虛則猶未忘莊矜之容一可矣而勉一則猶未忘矯拂之意有端以實其中何有于虛有勉以褋其中何有于一此皆外爲孔揚以拂人主能顯而不能潛能執而不能化好名之私未脫也若夫內直外曲而借古以敎之亦可矣然而

不化也何也意見未去終有我在也終不能虛也表暴自顯之意未忘也惟心齊則無一物羣膛其內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無可無不可空空洞洞一毋所有聽之以心心猶有意聽之以氣虛之極也是未始有回也是心齊也蓋心之所以不齊者以有一回在既有一回在便有許多道理作主積美于身名根不破與世多事自不擺脫若無回則將平日强出頭硬作主者一時拋却更無係著游戲世間入其宅不感其名不

爲名尸也入則鳴不入則止未嘗必于鳴以自顯也無門可出入無毒可主張一宅而寓于不得已中有待而起不得已而應也何也總之未始有囘爲故也囘之爲囘以有耳目而今聞見不用矣囘之爲囘以有心志而今意識不用矣是無復有囘也囘從此隱矣不獨山林可隱也朝市亦可隱也不獨朝市可隱也暴主之前亦可隱也行而無蹊眞而無僞則掃蹤絕跡無翼而飛無知而知前此者吾不知矣若東方朔之

隱于漢武帝狄梁公之隱于武后朝亦庶幾矣
是故才人騁口說而不計末流之禍故傳言當
愼欲其退藏也形就心和順而不逆不以才㚆
犯之亦欲其退藏也不材之木不才之人全其
天年膏火山木歌于楚狂亦欲其退藏也夫人
間世之道莫妙于退藏矣退藏非不用也有可
用則莫能用故退藏不用正所以用也欲用之
人能顯不能隱能進不能退能方不能圓以此
害其身者多矣烏能用或曰老莊之處人間世

重退藏矣得無與鄉愿類乎曰正相反也老莊
以退藏爲主者也鄉愿以表暴爲主者也老莊
雖處顯亦隱也鄉愿雖處隱亦顯也老莊無名
鄉愿啖名老莊自適自得鄉愿適人得人老莊
處衆人之所惡鄉愿處衆人之所好老莊齊其
心鄉愿葷其心老莊爲不材鄉愿求爲材老莊
爲雌鄉愿爲雄老莊守黑鄉愿守白老莊以不
用爲用鄉愿似有用而無用老莊至眞鄉愿至
假豈可用哉處人間世之內一生惟揜護遮飾

心勞日拙已爲世間第一不便宜人所謂天刑之安可解也若狂狷任眞而行無大意見實其中與虛相近暴露處少潛藏處多故聖人以爲近道以近老莊至人之道也如鄉愿立皎皎之節取沾沾之名是膏火山木之尤者亦何足言人間世之入道正爲英雄豪傑不善藏身者發耳

德充符

人自有生以後有此形體極其愛戀惟恐少有

廚欠至於此身中身藏至寶乃君形者乃尊足者乃徇子之母之使其形者百般戕害好惡滑之喜怒擾之日銷月鑠敗壞已極全不知此身乃是一宿郵亭而就中有未嘗生未嘗死者在今特脩飾其郵亭少有破壞則羣然笑之而于未嘗生未嘗死之主人反聽其困苦相刃相靡此皆忘所不忘而不忘所忘即如東陽之鬼借茅人以治病病非茅人之軀茅非受針之所而認取爲我遂成血脈病因以愈夫今之形體認

取爲有非茅人之屬乎予以謂認取之病眞病也認取極故妄而有天地界有生矣認取極故紛而有人我同業聚矣認取極故襍而有眼目鼻舌身意眼露孤光耳奔聲响鼻司香臭舌了甘苦身能運動意解巧思妄情四出矣皆認取爲之也今夫身之至切者無過于痛癢微刺入膚病入骨體豈眞痛哉皆千百刼認取爲我之根純熟親切結而成痛故我爲痛因痛即我果凡百情想悉同如是三界之內原爲涸宅人生

其中如糞中蛆有何可戀堅自愛惜生老病死日夜相纏務獲如意即增苦業大猪見殺得爲津伯友觀猪身穢惡可憎感其殺身啣珠報今之人身何異于猪而過爲愛惜知不如猪也故學道者若不厭離色身生非我想認取相緣流浪苦海終無出頭之日惟不認則不于身上起嗜好而貪絕惟不認則不于身上起惱觸而嗔絕惟不認則不于身上起無明而癡絕貪絕則戒德克矣嗔絕則定德克矣癡絕則慧德克

矣全其形者德虧則虧其形者德全德全不可見而形虧可見故大仙借形虧以驗德全而相形虧者爲德全之符驗也故通篇皆因形虧之人如兀者支離之流是也若便作兀者支離會是癡人前說夢矣烏乎可

大宗師

可以知知者道之粗也可以意得者知之粗也何則知也者列于根者也而根有所不能通則知窮托于塵者也而塵有所不及用則知窮且

如梵天能知四天下雨點之數而人于億萬之
外心境便不能攝豈非根有所限而知有所減
乎人特以其介然有覺者認以爲心乃取其一
知半解踞坐之以爲必不可移之則亦謬矣以
假界有現假形色存假意識際地蟠天有何事
不假而認以爲眞乎必欲求眞知則惟眞人矣
眞人者超于一切諸假之外者也大宗師也不
計假多寡不問假成虧不設假謀慮不長假不
火不作假夢不徇假嗜慾不逐假往來不立假

喜怒不執假仁義不成假名節不道假語言是故形以爲體用殺機也本體有纖毫殺不盡滿有海矣禮以爲翼非眞有禮也隨順世行不得不爾如鳥羽毛藉以飛矣知以爲時非眞有知也時無定知亦無定若春夏秋冬相禪相代無定法矣德以爲循非眞有行持也如人人有足人人可至于丘也無好亦無無好無一亦無不一能超于一切諸假之外故其人爲眞人而其知爲眞知今夫天下至變莫過生死所謂知于

此必窮是以悅生惡死之情生夫其所以悅生
而惡死者皆由不能透徹生死之原也彼將以
爲眞生也眞死也閫行多怖失徑懷憂得炬得
指憂怖何有是故眞人之不忻生不惡死者豈
以氣魄承當能任之而不懼哉悟焉故也悟夫
未常生也未嘗生者生而不生也本不生何有
于喜悟夫未嘗死也未嘗死者死而不死也本
不死何有于戚如大幻師幻作象兕虎豹痴人
不知見而狂走明者了知是幻不復怖畏又今

者衆人偶得一生愛惜慳吝將謂生不再得一朝死去刼失大寶無由尋覓橫生悲嘆全不知世間大物藏于大處小物藏于小處皆有所遯易失也若將天下藏于天下槩曰天下盡矣更無二天下也有二天下則取此天下藏于彼天下而今也不然則生生死死千變萬化常在一氣內更無尋覓不得之處是將天下藏于天下也無所遯者也更不得失却者也一生尚可喜況千生乎去壞敝之軀殼就新成之形質如離

破室移至新宅方當歌舞稱賀豈宜滂淚横集
哉然則生不得遯將無往不得生無往不得生
將人人長生斯固不必望三山而搴裳鍊瀧項
以度世矣雖然生固不可逃業亦不可遯形有
變易業實常住處處受生則處處受業衆人怖
死而不怖業一世積愆百生償負大可畏懼知
懼之莫若善吾生以善吾死故聖人不貪生也
惟善吾生而已不惡死也惟善吾生以善吾死
而已仲尼不詳言生死而但諄諄焉教人爲善

若曰人能心善心事善事則不必求出生死而生死之理在其中矣世儒不達玄旨遂以生死之說歸之誕妄且謂摩自調御丈夫之口不知貝典未入而韮已倒囫而發之善生以善死因譚因果之臭祖也吾謂世間學者亦不必論生死之有無也但當爲善耳善生善死善夭善終亦是透脫之津梁矣謂之宗師可也特非大宗師耳若夫大宗師者無生無死無縛無脫能所雙遺因果同時爲萬有之主一不齊之化如上

古稀年以及傳說皆大宗師也或爲大仙逍遙紫府或爲眞伯分治名山或爲星宿宅神天上皆能不死不生沙刼不壞而世人不知僉謂已死久矣詎知得道聖賢各有國土常在宇宙間理之必然無足怪者人業粗重不知不見具通之鬼能見人而人不見況仙佛之境界是故學之亦無難易須具聖人根器也人之根器不一根有所不容移如藤蘿蔓草不發喬松器有所不能受謦蜻蜓小舟不載重實或迷則千生或

悟則一刻謂易則菩薩窴力於河沙云難則屠
兒透汗于彈指昔卜梁倚有聖人之才女偊有
聖人之道兩相授受三日而後外天下無衆生
相矣俄而外物無人相矣俄而外生無我相矣
俄而朝徹如夜方旦矣俄而見獨知見滅矣俄
而無古今三世情盡矣而後能入于不死不生
知死之未嘗死故雖不生而不見其死知生
之未嘗生故雖生而不以爲生無將迎無成毀
故名曰攖寧譬如天下大亂從干戈戰爭之中

乃見太平之績學道之始見鋒知丒紛然四出必一分掃除則一分寧謐龎居士云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攖如克巳寧如復禮故曰攖而後寧也始而角耳目久乃遺聰明始而逐筌蹄久乃忘迹象副墨洛誦以至需役于謳巧立名字見索之于語言知見也至于玄冥玄不可見冥然闇矣參者似有非有如云參差矣寥者寥廓亦曰寂寥微而又微矣疑者疑似恍惚始爲未始有物先矣如是而後爲眞人之眞知也以

知止其所不知也子祀子輿之流能知不死不生以無爲首而以生死爲脊尻是前無而後生死也彼又奚以病爲哉彼又奚以死爲哉孟孫才惟達于不生死之理故謂之善喪許由顏回子桑忘巳達化樂天知命皆眞人而眞知者也吁其皆所謂大宗師者歟

應帝王

無爲而治非不爲之爲之而能因天下也有虞氏藏仁以要人非人之本體當如是也故未始

出于非人若泰氏則其德眞因人而巳故未始入于非人夫以人治人道不遠人而非人則于人本體之外更加智巧天下乃始相欺相僞紛紛多事而不寧謐也大庭赫胥之世遠矣凡一代之興其始莫不愚而其後莫不明古今英主其創制立法皆欲使民由焉而不知故其民多拙及至後世汲汲乎日以所尚明天下也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又曰民之難治以其知多今以一切可喜可尚之事日昭揭于天下以開

天下可知之路而至其巧極而爲姧爲惡乃欲以密網治之上雖巧于賞而下更巧于趨上雖巧于罰而下更巧于避上之法令密于牛毛下之備上細于鍼芒賞之而不足勸罰之而不足畏而天下亂矣紀綱之整不整法度之脩不脩其事粗其迹顯惟人心之巧僞隱而難知其積漸成亂如老少密移都不復覺夫莊生者灼觀乎千古治亂之源者也知其亂之本于巧巧之胎于明而明之者則聖人也故曰聖不死盜不

止今水之泛濫漂城沒邑起于決一竇夫民之巧而亂者泛濫之極也而實由于聖人決其明之之竇則聖人烏得無罪自仁人之竇開而人始竊仁以欺我自禮之竇開而人始竊禮以欺我聖盜相因必然之理此莊子入髓之論非有激也昔契丹入中國未幾嘆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治如此金世宗聖主也深厭華風而教其子孫曰女眞純朴舊風所宜遵守盍中國者經歷聖人多矣雖仁義禮教之邦亦姧猾巧僞之

藪今僻奥之鄉聞見稀少猶愿朴易治若通邑大都江左江南其聲名文物甲于天下而其作僞儇巧亦甲于天下破法侮敎治之大有不易斯豈非拙易治而巧易亂之驗哉古之治天下者皆去知去巧使民渾渾乎常愚常朴無示天下以可好可惡之端而敎天下以必趨必避之術使其聰明之竇塞而不開是故智者與智者遇智有窮巧者與巧者遇巧有窮而惟一眞爲不可破一念存眞鬼神不能覷破而況于人乎

此壺子之所以走神巫也昔有學道者一鬼尋之七日不見有大乘菩薩在室則天人迸供不至盦脩行之士被鬼神覷破者淺被鬼神覷不破者深有意見終有巧故便非鬼神不測之機也示以地文地文窪下不能見故曰死示以天壤天壤清明易見故曰生示以九淵淵者深而又深窅不可測故去而走其詞旨詼諧然大要即山鬼之伎倆有限老僧之不見不聞無窮意也混沌之鑿與孟子惡鑿之旨妙合嗚呼天下

之亂未有不由于鑿混沌者宋張方平常言曰
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國朝眞宗以前朝廷尊嚴
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撼搖
朝廷天下之士知爲詩賦以取科第謗曰水到
魚行旣以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
以此術馭天下自王沂公呂申公之後士之翹
秀皆爭論國之長短其始范諷孔道輔范仲淹
以才能稱首其後晏公鄭公乃用歐陽脩余靖
蔡襄孫沔等議論如繁上以謙虛爲賢下以傲

誕爲高於是私說行而朝廷輕矣君相之好尚可不謹哉然則上之人不惟惡不可好即善亦不可好也下之人不惟惡不可爲即善亦不可爲也夫節義理學天下之最善也而漢宋以亡何也大混沌鑿也爲之之弊至此矣

心律

予參求既久于性體稍有所契但吾輩初心頓明此理猶有無始曠刧習氣未能淨盡且理須頓悟事以漸除無論經有明文即大慧杲所以

教李濮老者實是第一方便不可謂一了百了
反出入塵勞諸取熾然同凡夫無明去也雖此
身現在儒門不可濫彼僧儀然取其所謂十善
酌而持之反之即爲十不善道是爲破戒考之
法苑珠林云十善最是要戒不知何以今不復
持即如沙彌戒中花鬘瓔珞香油塗身等俱與
此土不應尤與吾輩不相應也今惟准十善量
力漸持殺生一事最爲慘毒因果往還斷乎不
爽但爲現居塵勞不能頓捨以次漸斷則可耳

如謂悟道之人恣食物命不至發業此乃波旬之說非佛語也楞伽係達磨印心之書諄諄言及戒肉豈謂悟上乘者無借此粗戒爲乎今既不能盡斷肉味則殺生首宜戒之凡朝夕饔飱之類賓客往來之需不得已取備屠門耳若于已庖厨恣殺物命以供口腹此爲極惡千生不解之寃不可犯也惟赴人召請不能禁他人之不殺又已死不可復生則隨衆食啖然亦少食暈腥多食蔬菜漸習澹泊以爲將來都斷之機

居家每日或一食肉他如雞致雞死之物爲饍
饈牛犬及雀炙等事屬可已宜盡斷之尋常往
來僧寺即同桑門之饌久住亦不可改其有讚
嘆滋味誇受用者俱係惡友相牽入火坑但得
遠離爲幸以此漸除一日減于一日五十以後
便可盡遮矣追思往時亦曾斷肉無所苦難如
今又不全斷止持一不殺戒又何難乎若不能
然即同乞兒犬豕惟知吞噬者也偷盜不止攘
奪人財取非其有皆是吾輩居平泛濫借貸不

想酬還及居間公事以自膏潤之類無非偷相
也推其根直是多欲好奢故違心以求遂之若
澹然無欲何得至此追思徃時馳逐營謀無求
之本眞盡喪如狗如蠅取來以供一切妄費無
慙無愧眞不成人也自今惟田中所出及俸祿
餽遺傳經買文之錢皆爲己物此外必當一介
致辨以借貸言有無相通雖人世之常然一屬
有求已覺汗顏至如挾貲之人原非儕伍止以
阿堵與之作緣此輩迫于面情不得已而應心

實悲恨爲彼所賤當其得也隨手費盡一旦責
貧囊中無有困窘已極若安心不還便是無行
之尤甚至累及兒孫討取紛紜誥其冥報重則
御鐵負鞍輕則作彼眷屬可不怖哉吾前所貸
亦多未酬其數尚少將來可完自後寧可饑寒
而死决不可向人丐一文也世有清吏重于取
而輕于貸以取損名而貸不損名耳然久之捍
而不還貸者亦復何罪全名得利其取更巧尤
不宜爲矣下之囑託公門所得幾何竊閫奔走

諂曲無地吾生平于此無幾但竿牘不盡無也設使聽者不同常交一赫蹏往人我俱利尚當酌之况兩持之事利一害一寃及善良大壞陰隲鬼神不佑折損功名短促壽筭有人心者忍爲之乎自料萬萬無此然恐利令智昏墮此惡道也若親戚朋友淹滯可振寃抑可達又不得護已名節不爲一理何者苟清苦廉吾所不爲求自慊于心耳然因之得利斷不可也中人之家百凡節省婚嫁喪祭隨分支給不造房屋可

居則已數畝山園栽花種藥茆屋竹閣但能淨掃地亮糊窻便脩然有致不在華美吾前年得篔簹谷竹子萬竿秘室明堂粗備乃復東移西徙曆意經營違心而取之盡費于此今已成佳圃寒士得此亦過矣若復脩造不止架高樓築危墻治廣厦以求壯麗不惟勞心且家中不裕若不取非其有胡由給乎以後聽木匠斧鑿聲便是刼財家具何也必犯偷戒故也不特此也吾輩朝夕與妻子爲伍料理家事日久月深有

寄制其命而不覺者不若行游日與友朋究竟此事勝巳之友相對邪思妄念亦自不生然則名山勝水清刹福地俱吾園亭又何必脩飾一彈丸地以自縛束也其他行檀作功德事與其以與爲功德不若以不取爲功德也佛言持戒卽是行檀正是此意居士法不斷正淫然邪淫則有嚴戒比于沙門之淫沙門一破淫戒不通懺悔居士一破邪淫戒亦不通懺悔吾生平固無援琴之挑桑中之恥然游冶之塲倡家桃李

之蹊或未得免緣少年不得志于時壯懷不堪牢落故借以消遣援樂天樊素子瞻榴花之例以自解又以遠游常離家室情慾未斷間一爲之迄今漸斷自後當全已矣終年數夕有樂不久染指而食不如不食傾嘗爲之偷淫兩犯爲損大矣若夫分桃斷袖極難排豁自恨與沈約同癖皆由遠游偶染此習吳越江南以爲配偶恬不知恥以今思之真非人理尤當刻肉鑱肌者也世間孀嫠止以避人恥笑之故終身索

居恐此難恐况出世丈夫前有清淨勝妙之樂
持之則可得後有鐵牀銅柱之苦犯之則立至
何不猛將剛刀割此愛緣乎哉又况永絕姬侍
猶存情慾有何難也吾因少年縱酒色致有血
疾每一發動咽喉壅塞脾胃脹滿胃中如有積
石夜不得眠見痰中血五內驚悸自嘆必死追
悔前事恨不抽腸滌浣及至疾愈漸漸遺忘縱
情肆意輙復如故然每至春來防病有如防賊
設或不謹前病復生初起吐血漸至潮熱咳嗽

則百藥不救奄奄待盡神識一去淫火所燒墮
大地獄可不怖哉夫致病不在多淫取斃或以
偶值醉飽寒暑中之皆可以喪身失命一生學
道而以淫死豈不痛心古德云今生不度何生
度身節嗇精神以養幻軀令其辦道悟處如百
鍊金行處如火銷氷微細流注蕩然不存更不
受分段之身行游三界作自在人神通備足萬
刼常存此何等快活也貪世間不淨受用無端
打失人身轉頭換面出一孔入一孔驢胎馬腹

如游園觀此又幾許苦痛也莫以些小悟理欲銷此不可思議業力大難大難四十以後婢妾亦不可寘皆足為老年之累王摩詰中年喪偶蕭然獨處終日掃地焚香而坐竊有慕焉檢生平邪淫多屬大醉之後以後大肆沉湎即是破戒之因不得已微醺輒止勿至上頓也妄語為說謊自檢生平不解作此惟吾輩好勝或欲伸其所言故緣飾之以求勝耳又或意在調笑縮長增短期于取樂亦大病也醉後多言誇巳所

長娓娓不休稠人之中惟聽己譚鼓美脣舌此謂之躁躁亦妄也人有所不必知知有所不必顯汲汲明之何其淺歟兩舌銛于刀劍毒于虺蛇君子固所不爲然稍涉面背亦兩舌類也或因人譏訕他人因而附和俱是惡態切宜自覺惡口一戒尤爲難持或以一言壞人生平或意見不同過肆譏評乗其意興字字刻髓或笑語之中描畫舉止無不曲盡令人難堪吾輩腹中應無鱗甲然舌中可自謂無劍戟耶恐倏不禁

興到之言其鋒正未可觸也作輕薄相爲人所畏人所不親犂舌且不必論大損德也綺語之根直是放逸謂無義語也吾輩聚首開口即是浪謔調笑借以銷日亦謂世上難可莊語不得不出是耳然學道之人揀擇良友與之揚扢所謂借他人戰場演自已軍馬何得逐淫朋之隊邪言謔語一切隨他去也發揮性情聊借詩文以遣興則可艷詞淫曲俱當寘之居人間世不能即作木偶人此戒酌持如食肉戒以漸而銷

可也意中貪戒者但有所愛即謂之貪凡貪勝妙境界貪勝妙道理皆貪也此就悟理所攝一悟即破矣今約吾輩現行之事易涉于貪者毋如利與名利根于吾輩稍易脫去然有所計筴圖維皆利類也以吾一身論所衣所食能費幾何家中粗有薄田可以供給一家決不至于饑寒此外寘之胷中常可使坦然無一事也離家行游處處自有資糧但不求贏餘耳何至有溝壑之憂萬一事勢窮極寄食僧寺伊蒲終身斷

是快活否則雲水簞瓢作自在人可也我平生
于利甚輕但宿有豪奢之志此機多年不息命
與願違甚爲所苦設使果如楊越公郭汾陽輩
亦所值偶然自道眼視之等于劍鋒膏火況必
無此福緣而望此不可知之樂乎良田萬頃樓
閣凌雲粉黛擁衛食客盈門朝歌暮樂讌月吟
花縱以爲快亦必生來有此乃可遂耳措大蹉
跎一往已四十年設使得志居詞林株守清貧
借貸不皇爲有司稍或膏潤已挂彈章宦海風

波未必即至三公九卿至三公九卿亦必以冰
蘗垂聲乃能保守所積之祿寧有幾何即至三
公九卿又有張說之橫錢可以行樂已皤然一
六七十翁矣色力已疲精神已衰閻羅老子不
時召請即有歌兒舞女亦何用也古人云如今
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若能行樂即今
便好快活身上無病心上無事春鳥是笙歌春
花爲粉黛閒得一刻即爲一刻之樂何必情欲
乃爲樂耶邵堯夫瀟灑洒洒便是第一等享福

人皆富鄭公不能及也夫自爲行樂計且不可
況汲汲爲子孫計哉顏之推曰子孫自是天地
間一蒼生耳又古人云一草一露今汲汲爲子
孫計是爲草木憂露水也吾親見邑中爲子孫
計者焦心蒿目貽以田宅身死未寒巳屬他人
寒門素士無藉而起子孫之賢不肖不在資財
明矣至于利之上爲科第亦利也少而學之長
而營之此根盤據久矣天地之間如謂不中一
制科便不比于人人之所以期巳與巳之所以

自期未有勝此者也吾少無超世之骨旣不能如阮宣何點輩纔能學語時功利之語便到耳邊流注意根極其爛熟今形局已定豈能復作披髮入山事然亦聽其自來付之于命聊以了事可耳豈有饑寒迫身借此以救貧耶抑欲得之揚揚以誇耀鄉里小兒耶豈欲圖千倉萬廂之積耶抑欲借以窮聲色之好耶此心已久居火宅之外豈復波波戀火宅中事是數者無一焉而營營何也世間窮通壽夭皆有定數察所

以不能忘情于功名者將曰此一事何以遂不如人故其氣不能伸不知彼求之而得命也我求之而不得亦命也揆以三世之理則我或享之于多生而嗇之于一生彼或嗇之于多生而享之于一生皆未可知也計一世之事則或先咷而後笑或早屈而晚伸或失貴而得年或形安而神憂或明苦而暗樂或暴發而忽絕或平平而悠長倚伏展轉皆未可知不宜得之便揚揚失之便怏怏也今直見才不才異能而不才

者登庸才者沉滯輙曰造化者寃哉不知造化之寃殆有甚焉者矣古之以高才而遭困辱性命不保者皆是其造惡流毒若林甫秦檜之流安坐而老牖下者皆是也不論三世而論一世則寃不可勝言矣區區失意于時乃貧賤非患難也何寃之有況人生一隙譬如朝露設使取科第享富貴者多可至數百年猶謂虛幻光景差久長耳一轉盻間二三十年巳歸黃土古人云得意濃時休進步須防世事多反覆以甲科

一榜論其享富貴壽考者亦復無幾至于盛年失官有官無年者亦頗不少故知人生須看結局子瞻云譬如國手棊子前面得失不論只看後手略多幾着便是勝局吾親見甲第受享有不如孝廉歲貢者眼前榮辱那可便定得之者何爲郎揚眉吐氣失之何爲郎垂首喪氣也然此猶規規以得失論也若心上之苦樂又不以事之得失人情多忘見在好緣未來未來之境愈上而愈有雖至卿貳而未來之境自在亦不

能已于攀緣皆覦其現在所居者如嚼蠟而不能居也視未來者若饑渴之于飲食而不能捨也各隨其相鄰之位而企得之而相等之人忽超而上焉則有餘不足之形皆足以焚其心而屑其目自士庶人以及朝貴一也盈天地間止不足更無有餘也若使高官厚祿可以解人之憂則令九棘三槐宜皆瀟灑快活而眉之不展心之多事憂讒畏譏彌縫顧慮者日以益甚又況乎以卑望高淹而望遷毀譽是非相傾相軋

紛沓在前奔走在後風塵牛馬疲骨驚心者哉士大夫聰明大者箕記大箕記大者心中勞苦亦大鎮日營營如欠人千萬貫錢鈔不得償如肩荷千百斤重擔不得休得之也謬意世眼之過為驚詫失之也謬意世眼之過為笑辱所以求得防失比常情不同既圖其身又憂子孫反不如三家村裏痴人三餐一宿以外不曉圖度者翻為享福人及至無常殺鬼一時卒至落湯螃蟹投火飛蛾手忙脚亂其苦不可言也其所

處愈尊則戀人世也愈甚其念人世也愈甚則其抛四大也愈難一權相死時忽展轉以面向壁作乾笑曰一場扯淡又有一貴人年九十而死人皆謂此翁九十而死决定安心問之則曰我犴不見前之八十九歲在何處止與年二三十夭死者等是一樣苦楚故知但屬於死决未有自念身已貴年已高而自安者予瞻見一故人垂死云死生陰陽之爭其苦有甚于刀鋸木索者余知其不可挼嘿爲祈死而已予毎讀此

常不毛竪也哀哉世人如鷄鴨耳豈復知鸞
刀即在轉盻間乎受用過者作業亦大勉強為
善不失人身良賤總不可定其為惡者三塗苦
果合眼即是世人舉足動步無非是業五逆十
惡人所共有銅柱鐵牀是其家常飯人命無常
或獄中未決之囚尚遲數月而我此事已先到
者在獄囚終日求免而我方恬然皆由不知故
也念此則垂涎貴顯之念亦當少息矣學道人
視轉輪聖王有若蚤蟻即耳目聞見古今之高

人逸士揖萬鍾而不顧視千乘其若遺或山居谷飲徵書累至而不出王侯求一見而不能者此亦人耳豈有三頭六臂與吾輩不同只是筋骨硬眼界大榮辱內外之辨明不肯以心爲形役豈似吾輩軟弱駑馬戀棧豆饑蠅聚敗羶春耶又輒自謂大悟者無垢無淨隨處不礙不知無垢無淨者正謂取捨情盡不爲一法之眩惑不受一物之轉換能出世者故能入世畢竟如蓮花不着水木人見花鳥耳豈是患得患失同

于鄙夫一切聲色遇之卽粘如磁石吸鐵相似而猶高稱悟道達人者耶追思我自嬰世網以來止除睡着不作夢時或忘却功名了也求勝求伸以必得爲主作文字時深思苦索常至嘔血每至科場將近扃戸下帷拚棄身命及入場一次勞辱萬狀如劇驛馬了無停時歲歲相逐樂虛苦實屈指算之自戊子以至庚戌凡九科矣自十九入場今年亦四十一歲矣以作文過苦兼之借酒色以自排遣已得痼疾逢時便發

頭髮已半白鬚已漸白鬢亦有幾莖白者老醜
漸出衰相已見其所得果何如也設使以此精
神求道則道眼已明以此精神學佛則內丹已
就以此精神著書則垂世不朽之業已成而所
苦丘山所得尚未毫釐今猶然未知稅駕嗟乎
人生大限之期大約以六十歲爲率四十年內
奔波勞役已極人世之苦餘二十年略得閒靜
少享無爲自在之樂也不空至閻浮提一次縱
令四十以後求而得之所享亦復幾何況生死

無常又有未必到六十者又况求之而不得益增其苦也今縱不能入山且以一科爲准如得之則出處任意如不得則向山水佳處誅茆而隱焉伊蒲水田可以送日或故鄉或遠方但有良朋勝友可與論學者便可久居不然遊倦則坐坐倦則遊此一科內文字亦不多作一科既完如不得又不能隱即以仕爲隱姑借山貲以娛餘年浮沉薄宦如柳下惠之小官邴曼容之百石王無功之樂丞亦無不可吾此生行藏定

矣復何所事詭貪至于進取一塗不覺冗長者以此是我輩淪肌浹髓之處其他貪後世名貪有漏身昇以理照之不容有也嗔念吾極重眞是胎性帶得氣甚不平雖轉盼卽忘然一時暴起熱和已甚盤結諸根隨觸卽發姑不論大利大害或意有所是人與相違或議論蜂起爲人所抑或與人言其人痴愚不領已意或問者窮詰不中理解或見人以強凌弱心大不平或于眷屬見其不馴過爲忿疾或于奴僕偶有所失

遂致暴怒種種皆是嗔性流行之處乎自伺察最是一毫不相干事將心受其逼惱昔有夫婦指鴈作羹商量不一遂致反目又有一人聽堦上小說聞楊將軍被陷遂成重惱發病而死以吾人所計校覩之有異于此者乎河豚魚行遊為橋柱所撞即嗔其柱發惱腹脹仰浮水面鳥過之啄其腹出其腸吾輩之嗔亦河豚類也惟嗔能令人不樂之甚心搓搓而若撼口舌彊而不能吐焦火凝氷自苦自縛地獄刑具皆是嗔

惱所感嗔業最大一嗔能引三萬八千諸煩惱
門能焚毀無邊功德行嗔之人心中畢竟不仁
若是仁者愛一切人和氣藹然何至于嗔行嗔
之人是爲婦人又與人言人有不是我乃行嗔
則是斯人未常不是我之行嗔不是之尤又與
人論學見其異已輒自動嗔不須更論是非以
行嗔者我相熾然根本已壞一切知見道理總
是虛花長養無明身非人天導師又不行棒行
喝何得求勝自取煩惱其人失路亦非勝氣所

能轉移若能自信豈以人之不信而動又何必求信于人莫云悟道之人嗔亦無妨往年見學道者自以爲悟至煩惱無明發起如霹靂震如虎狼嘷其中本嗔又添一嗔即是道之見所以益無忌憚悟後之人正好修行在祖師亦妨失念圓悟語大慧曰亦妨自已三業忽起吾輩無明徹入骨髓雖不同弄泥團者勉強禁制然悟力既深愈久愈明稍有走作一照即破文殊云信力未充是也豈有傲然行嗔同世俗哉則是

達磨直指一路乃弓人以一放心行惡之具也自後專妨此失養得冲冲和和渾是嬰兒方爲道人本色行徑也癡者諸惡之根一切皆由無明慧者諸善法之根諸善法之根現則諸惡之根自破若悟得一切處本不可得而觸境遇緣依然行有則是意見依通正是癡也吾往年亦曾悟得佛法決定離言說相離心緣相不消動轉絲毫亦無一毛頭道理可得止是一切放下當放下時亦不作放下之解以爲極則矣然八

風五欲正爾熾然與世上俗情更無有異但見其增未見其減逢色則愛見利則取六根門頭鬧如市朝繁華之想日以益甚薜而馳求動而取捨猢猻攀緣更無斷時及不堪寂寞却又以嘲風弄月花樓酒肆消遣之鎮日赴酒肉之席說無義之話流入行樂塲中將此事颺向他方世界永不問着以今思之眞張無盡所云十二時中不曾照管生大我慢業鬼借宅者也其病甚矣何者自曇磨西來專提悟門破執着戒定

之見良以顯此故遮彼而非以戒定爲駢贅遂一切寘之也若慧之中不必戒定即爲狂慧豈西來之玅旨乎而躭着知見自刼家寶此其痴一也圓融行布本不相離十信滿心即與佛同一知見而位登等覺猶不知如來舉足下足之處横謂一超直入即同極果偏執圓融盡廢行布此其痴二也古人云金屑雖貴入眼成翳謂佛法知見與煩惱俗情等爲眼中屑耳善尚不可有況惡乎戒定慧尚不可有況貪嗔痴乎而

乃不觀空以遣有徒取惡而廢善此其痴三也道本無難因根器而有難易卽使果如臨濟德山之輩一聞千悟尚未必種現雙消根隨俱盡而今以一隙微明遂居全覺此其痴四也古人爲此大事忘食忘寢徧叅博訪如三上洞山九到投子大悟一十八小悟不計數者榜樣歷然何前輩之鈍而今人之利乎此其痴五也叅禪有從現量入者有從比量入者從現量入者其力強故一得而不失從比量入者其力弱每逢

緣而輒退吾輩卽有所見多屬比量須常加防護如理而行行解相應始爲到家消息所謂未悟則實實有參究工夫既悟則實實有保任工夫而一入之後便思歇手未得放下先成放逸此其痴六也自本朝大儒啓人以良知之說後來數傳偏重了悟將爲善去惡之旨擯斥大過曾不知不爲善去惡將爲惡去善乎昔洪覺範稱永明壽之說法如禹治水如孫子用兵如羿之射王良之御馬遷之文章而晚年每日行一

百八件善事人詰之曰要善念純熟所悟如彼所行如此彼豈執着修行者也不獨末明凡從來祖師莫不皆然或灰息養神或禪觀相應豈爲善有礙而爲惡翻無礙乎若以修行爲犯作病則一切不修者不犯止病乎不犯任病乎此其痴七也樂者心之體也惕者樂之衞也以常惕則常樂故夫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正以舍人欲之險道出天理之康莊以自慊其神而保守此恬適自得之境耳稍不惕則愧怍集而神明

疢其不快莫大焉柰何迷已逐物以苦爲樂此其痴八也學道本爲生死生死不在他日卽今目前相値境界是也今聲色順逆轉不去打不徹生平知見毫無得力之處又安能去來自由生死如門開相似此其痴九也卽心卽佛豈非向上之解偏認之亦同魔說夫都不知因中涅槃果上涅槃歷歷分明而妄號法王作波旬種此其痴十也追思此等痴見蓋亦有盲師爲之導焉世有心外覓佛舍凡求聖不信悟門偏執

有爲工夫而不見現成本體者誠謂小根小器無足與言然誤認宗門一切皆遮之語而作越分過頭之見者其害亦非小也近見有衲子得一小解到處爲人說法遇士大夫不論其生死切與不切卽教之參求亦不論用功與不用功急以二段現成之語灌入其耳如云此事本來現成不消移動絲毫卽今便是止要承當問如何是眞心則曰大似騎牛覔牛問妄心生滅時如何則曰識得他源頭一任生滅惟有公案不

易理會則又曰原是探水竿只不受他轉便是
士大夫好禪名生死心浮泛不切者定當數日
質之大德錄中語頗相似忽開一隙即云已悟
言叅則已悟何用更叅言修則已悟何用更修
至于禪家公案將古人所謂生人活人奪食牽
牛移星換斗手段一切以無實法三字了之止
知逐句穿鑿之非不知不疑言句之病反自稱
無事道人流入世間煩惱海中熟處愈熟生處
愈生及無常殺鬼卒至落湯之蟹投火之蛾依

然與世人等說法如雲如雨止落得一場口滑可哀也哉夫浮解淺修既非不退轉地無禪無淨又不生安養國一朝命終隨業受報三塗苦果轉眄即至南無佛陀南無佛陀是可爲傷心驚骨者也此病寻久蹈之幸宿生猶有善緣久而知非今而後叅須實叅悟須實悟常居學地兼修淨業或可離此迷痴之雲霧耳嗚呼千生百刼妄習深重呼惟習呼吸惟習吸古之有力健兒即發心時便是八風五欲籠蓋不得者不

比吾輩怯弱之人又沙門釋子身有戒律惡境
不到面前遮止猶易吾輩朝夕與惡境作對須
打得出始有力若打不出仍在癡雲之中所以
古人云有一毫聖凡情不盡決定入驢胎馬腹
裏從前復作螻蟻依舊報爲蚊虻險哉險哉謹
持此身三口四意三十善道戒凡至月終自讀
一遍其中皆是已昔所犯一則宣露懺悔又檢
察持犯以自警焉

珂雪齋前集卷之二十一終